

慈母吟

赵子阳

车声催发唤儿声，茧手携囊步履轻。
篋底缝藏三寸暖，眉间刻尽百年萦。
药裹叠成千叠茧，叮咛化作万叮咛。
解囊忽见陈年迹，寸草春晖泪眼盈。

御风使者

许春福

在浪与沙相吻的金色海岸线，
风力发电机以钢铁之躯屹立，
我们穿梭于风光气交融的工业美景中。
百米高空，每一步攀爬，
都是与重力的博弈，与自我的对话。
机舱中侧耳倾听叶轮旋转的呼吸，
捕捉那细小的差异。
当台风来袭，暴雨如注，
集控室大屏跳动红色的警报音符，
全副武装的“战士”整装奔赴。
方寸之地的“工匠坊”，
是技术与经验的传承，
让故障的设备无处遁形。
我们不是诗人，
却想用螺栓谱写诗句；
我们不是舞者，
却在风机塔筒跳出垂直的圆舞曲；
因为，旋转的不仅是叶轮，
更是我们与风共舞的初心，
当时代的浪潮拍打绿色能源的堤岸；
我们用专业书写忠诚，以奉献诠释热爱。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我母亲的生日，正好也是母亲节。

以往我对于母亲节并不重视，心想这毕竟是洋人的节日，只是给母亲打打电话唠唠家常，或是叫快递送一束康乃馨。

今年，我刚步入婚姻的殿堂，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母亲节前的一个礼拜，妻子温柔地提醒我：“今年母亲节可是老妈的生日呢，你打算做些什么呀？”我脑海中迅速闪过几个念头，给点钱让她自己买喜欢的东西，或是像往年一样买束花。妻子对我的方案很不满意，并反问我，“那是你妈诶！你就这么敷衍。你好‘孝’啊！”

仔细想来，妻子说得没错。我的爱意常常都是挂在嘴边，却鲜少付诸实际行动。对于身边最亲近的人，我总是这般敷衍，仿佛爱意只需用言语表达便已足够。于是，我们夫妻认真讨论了一下，决定网上买点东西，做一束手工花送给

妈妈。

制作东西的过程相当不容易。我是一个粗人，手笨。商家附带的组装视频不过短短十分钟，我却看了三遍，才勉强理清其中的逻辑。当我独自开始做简单的前期折纸环节时，更是状况百出。对着视频的相应部分，我反复观看，足足看了十几遍，才小心翼翼地折出第一个还算像样的形状。在后续用绳子串联其他材料时，更是状况不断，裁剪的绳子长短不一，让我满心懊恼，手足无措。

好在有妻子帮我兜底，她耐心地接过我手中的材料，细致地帮我完成剩下的工作。那一刻，我凝视着她专注的侧脸，恍惚之间看到了曾经的母亲。

母亲也有一双灵巧的双手，她为我编织了各种毛衣。母亲的织毛衣手艺人承袭我的外婆，每次我穿着妈妈织的衣服上幼儿园，总会成为幼儿园的焦点，小朋友们喜欢我身上熊猫、米老鼠、机器猫、英文字母各种图案。

幼儿园老师们也都喜欢我的毛衣，每次都夸：“你妈妈打得真好看。”母亲指尖的温度，透过那一针一线，将满满的爱意传递给我，如同一层柔软的铠甲，陪伴我度过一天又一天。母亲的爱，从不局限于我。她还会给外婆织温暖的手套，给爷爷织厚实的帽子，给全家织柔软的拖鞋。每一件作品，都倾注了她的心血，织得又快又漂亮，让人忍不住称赞。

细细端详着手中的手工花，我不得不承认，这份“着地的爱”，确实需要倾注无数的心思。当我把爱意寄托在双手，一点点融入这些材料之中，历经烦琐复杂的步骤，这件手作之物就再不仅仅是一件物品，更是一种记忆深处的独特味道的传承。这种味道承载着美好的祝愿，它绝不仅只局限于当下，也将继续传承到未来，传到我们的下一代。

愿这永不凋谢的花朵，如同我们对母亲的爱，永远绽放，温暖如初。

(翁郁榕)

永不凋谢的花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万千农村妇女中平凡的一员。岁月的刻刀在她眼角雕琢出细密的纹路，粗糙的掌心永远残留着泥土与柴火交织的气息。可在我心中，她宛如一座巍峨的大山，以半生的辛劳，为我们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避风港。

母亲在田垄间耕耘了大半辈子，春耕秋收的轮回里，她的身影比男儿更矫健。春日插秧时，她躬身扎进齐膝的水田，双手翻飞如灵巧的燕子，嫩绿的秧苗在身前整齐列队；秋收时节，她扛起装满稻谷的麻袋，腰杆挺得笔直，大步流星地往家走，仿佛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农闲时，她也从不停歇，跟着父亲上山割松油，或是在工地搬砖、拌水泥。汗水浸透衣襟，她从未抱怨，始终笑语盈盈，眼中闪烁着对生活的炽热希望。

母亲虽识字不多，却将“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深植于心。2018年，妹妹计划前往贵州攻读硕士学位，不少亲戚摇头劝阻：“女娃子读到本科就行了，早点打工还能补贴家用，跑那么远读书，别到头来一场空。”彼时，母亲的积蓄寥寥无几，却目光坚定地说：“放心去读，家里有我！”此后，她愈发勤俭，每一分钱都化作

妹妹求学路上的璀璨星光。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妹妹不仅顺利完成硕士学业，更踏上了博士的征程。当妹妹博士论文答辩通过的喜讯传来，母亲在村口点起长长的鞭炮，硝烟弥漫处，是一位母亲最纯粹的骄傲——她用半生的汗水，托起了女儿追逐理想的翅膀。

2020年，爷爷被确诊为肠癌晚期。病榻前，母亲日夜守候，擦身喂饭、端屎倒尿，将照顾的重担一力承担。面对爷爷愧疚的叹息，母亲轻声安慰：“当年我爸瘫痪在床，我也是这样照顾的，你就把我当亲闺女。”那些日子，她累得身形愈发单薄，却仍在灶台前变着花样做饭，只为让爷爷多吃一口。当最后的炊烟消散，爷爷带着温暖与安宁离去，而母亲悉心照料的样子，早已成为镌刻在我们生命中的永恒，教会我们何为亲情坚守与担当。

如今，妹妹在远方逐梦，我也在他乡打拼。无论走得多远，每当念起母亲，心间便涌起融融暖意。她给予的爱，她教会的坚韧与善良，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化作照亮前路的明灯，成为守护我们的坚实铠甲。

(郑招华)

摄影艺术



唱山歌 曾芳春摄